PL
2503
T26
V.4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序　原第二十一卷

送區冊
送張道士
送高閑上人
送殷員外
送楊少尹
送權秀才
送湖南李正字

送石處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
送鄭尚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
送鄭十校理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序
哀辭　祭文　原第二十二卷
祭田橫墓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
獨孤申叔哀辭
祭郴州李使君
祭薛助教
祭河南張員外
祭裴太常
潮州祭神五首

祭文　原第二十三卷

袁州祭神三首
祭柳子厚
祭湘君夫人
祭竇司業
祭侯主簿
祭竹林神
祭馬僕射
弔武侍御所畫佛
祭故陝府李司馬

祭十二兄
祭鄭夫人
祭十二郎
祭滂　李氏二十九娘子
祭張給事
祭女挐女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

序　原第二十一卷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

下第中趣

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爲陽山之窮非復人境聞令黔粵間更有甚于此者士或去家萬里官于其土尤爲黯然而銷魂

亭高古詩無斧鑿痕

若或作有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若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為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

裁擇未及期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
收拾不可遲嶺北粱可構寒魚下淸伊旣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
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
富貴非公誰

不倫之倫便有狂態

汗流籍湜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嚌音劑胾側吏切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

此轉排擊更入一眼

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决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諷嘲游戲

備考　僚丸　宜僚弄丸見莊子

道及張顛公文卽與之俱顛長史顛于書者也昌黎顛于文者也其詭變大約與南華相似

送使臣起法
莊重得體

詔字上下屬
俱通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郞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刺七迹切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備考　三省唐有三省長官　刺刺和嶠刺促不得休見閤道謡

惟通經人能眞知輕重公他日使王庭凑毅然必行亦猶此矣雖公所履倍難而史載回鶻克汗驕甚侑不爲屈庶幾弗負經術者

虛按

太史公贊田
横得士惜莫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音竹亮切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

能圖此正得其神趣

兩不知眞奇波也前波之奇猶出人意中此更意外

畫

俗子必以爲贅辭

不盡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正指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了語翻作不了語最奇

董晉

陸長源

權秀才無可考公盛許其文而其文其人皆不傳可慨也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瓌音規與瑰仝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抑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揚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閲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礎之父仁鈞也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

爲先輩成德李生温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脩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禄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備考 軍司馬陸長源 從事孟叔度等 周君周君巢君下或有巢字

共忠難死生之交久散忽聚相對若夢寐然此情至之作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
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
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
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
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
數 句 喻 數
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
層 句 數 喻
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
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酧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酧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

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備考　石處士（名洪字濬川）（寇聚于恒王承宗叛地本恒州）直為兩下規切之詞而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法易襲嘗思其襲不得者何在

錄○得此一付自可一筆掃去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

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盧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致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不數月連拔兩生發端一筆最著意最擔得勉兩觀溫生異日

立朝風采固當推處士之蒲梢

起法得太史公神解

束法

送鄭尚書序　鄭權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韓句

括半部山海經

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同帆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菑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

總束

舉一節而其人之賢可知不在摭拾羅列也唐書嚴權豪侈諸史可信公決不作此語

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備考

五府　嶺南節度治廣州邕管治邕州容管治容州桂管治桂州安南治交州

夷亶　夷州亶州餘皆國名

前乎此後乎此有如此序文乎史籍經言雖公集中亦惟鄆堂

悉敵蓋韓文之極盛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

再效

從其議持其議者服從則竝效而猶持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

之者何心乎破公從而張之且合舉朝士大夫之言非之

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帶見

備考 塞下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兩軍也

直序又一法守邊之利莫若屯田韓君材畧信可上繼營平而公文亦摹畫如畫

重其官以重其人

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

送鄭十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勤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

贊鄭公父子濶無溢濫語

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旣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烏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比擬化工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朐䏰音蠢閏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爲名也漢書朐音劬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備考　韋侯名處厚　和者元名稹許名康佐白名居易李名景儉嚴名謩溫名造　此年長慶二年也

此亦公晚年作故氣厚而詞雄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文作楚語(結吉髻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頰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

詩文好勝用意過當者每受此累

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

荒唐誕漫頗
似漢方士欒
大公孫卿

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
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
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
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
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
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
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鼕
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
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

公惡神仙信如此序所載則神仙之說非妄矣結以隱君子當之仍不失其正

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詩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睆睆無刃迹。團團類天成。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旁有雙耳穿。上為孤

睆華綰切

髻樸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何當出灰灺徐也切無計離缾罌暫納貧荷鬪酌狹中愧提挈豈能煑仙藥但未汙羊羹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常居頑鄙地敢有漏泄情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撜磨龔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必非昌黎自況而朱子疑其句法類韓豈韓稍加潤色乎闕疑

可也

史記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注作畫圖公獨以計畫圖謀解丁義爲優然送楊少尹序見今世無工畫者云云則又瘖脫索隱之義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

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自聞名至深知敘次錯綜悃款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纍纍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

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白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覲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語斷腸

再提起人解慰意

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

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序則司馬辭則靈均皆師其意不師其辭者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

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離騷天問之變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謫令時）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覿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乂魚之短韻媿韶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赦歸時）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遲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竝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廻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此則徒椽時○矣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㩀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橈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覩因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

哉辭以爲侑尚饗

蒸槩校錦與祭河南張使君文俱怪艷特絕而所述皆譎陽山事

可以怨矣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柰何永違秖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酹以告誠庶幾有神

嗚呼哀哉尚饗

彼婉孌者得不撫劉柳在內

謫途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

歸路

唐人會飲以籌記罰

蹤梁林山哀浦思鳥獸吽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艖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梳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音蒙驢也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罌無捨罌音賏逢也又音櫻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狗許角切豕聲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尻益高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于徵

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計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老）用遷灃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備考

河南張員外（名署事實並見公所作墓誌）

公詩瑰麗讀此文如無詩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籍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祧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儋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賵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

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告神如古人金縢祝冊如是

潮州祭神文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

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劉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

辜若饗若荅蠲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
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
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
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
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
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
鑒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太湖之神惟

年穀順成索鬼神而祭卽此禮也

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菑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公文約六經祭神諸篇並雲漢八章詩意

祭文原第二十三卷

袁州祭神文三首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

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
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
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
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菑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
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
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
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
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備考 犧尊青黃百年之才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見莊子

服膺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托懃懃懇懇宛如面談

卅或作二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菑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圭與蠲同音蠲潔也明也詩吉蠲爲饎韓詩作吉圭）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陛

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脩而作之舊碑斷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脩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脩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眞遂不復刻

齊莊眞朴神必享之

又表天倫盛
事中明無憾

祭竇司業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淸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二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聲去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隷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竆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自視雛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

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備考 竇司業名牟公嘗誌其墓 三以詞雄 兄常弟輩及牟爲三先後登第

祭侯主簿文 侯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入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哀。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忘形之交誰不富貴數語其哭也慟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旣勤于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閭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承饗於人無媿尚饗

祭馬僕射文 名總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貫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虒闞。虓跋躓顛。而不踐。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潘愚去其螟蟊。蠻越大蘇。擢踐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

腥臊公往滁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猘音制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嵂崒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壁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鼓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備考 鄆戎 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以總爲鄆帥 東猘西虺 見鄆州谿堂記

平叙亦復光怪末段尤哀

佛字去聲則當音頭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於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眞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圖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

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晳晳兮自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于憖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亭文悲妄互見弔辭特絕騷鬼入腸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李漢父鄉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於室堂公姑悅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十二兄文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邈奔束制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男八歲而亂

伶仃寡婦撑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亂初斬切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飡疾疹水火無葘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旣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

拄家門可悲可敬

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絶而復蘇伏惟尚饗

直述顛末而嫂夫人之賢公之沐其鞠養教育之恩而未及報以爲恨者昭昭如揭此與下祭十二郎文只是一眞古今無兩

祭十二郎文 老成介之子嗣起居舍人會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

就已引人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别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

骨肉之變疑夢疑假詐無此情只公說得出耳

雖然已下兩轉尤不忍讀

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

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

讀至此覺白日無光悲風四起

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語有放聲長號此文而外惟柳河東太夫

人墓表同其慘裂

祭滂文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淸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眞極慘極公凡祭骨肉文一言脫口斗淚如傾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旣相諧懌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滅敓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徹也詳見公所誌墓

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耄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釁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刃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

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憖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
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
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
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嬭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挐女加女居二反）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旣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旣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

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　終